

# 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思考

倪 进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6)

内容提要:中国书画鉴定自魏晋至当代,已走过 1000 多年历程。古代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与今天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之间,是一种互为衔接、承上启下的关系。但对中国书画鉴定方法论的研究,不是今天中国书画鉴定学的本体确立。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形态上应该有自己的规范性,它所涉及到的基本要领、范畴应有明确的界定,它的基本原理应当有深入系统的阐述。作为一门应用理论性学科,书画鉴定的理论与方法,要具体地应用于书画鉴定实践。它的理论,应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切实管用是衡量其理论价值的主要标尺。

关键词:中国书画 鉴定学 学科 艺术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说中国书画鉴定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是因为中国书画鉴定研究,从有记载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已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漫历程,在这漫漫路途上闪烁着许许多多古代书画鉴定家智慧的光芒,他们在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的著述、随笔、札记里所阐述的鉴定经验和理念,长时间影响着中国书画鉴定者的鉴定思维,甚至至今还被中国书画鉴定界奉为金科玉律。他们的鉴定思想与今天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之间,是一种互为衔接、承上启下的关系。

我们说中国书画鉴定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站在建设当代学科立场上来说的。20世纪是人类学术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进入21世纪,人类学术正朝着体制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规范性越来越强,学术观念也跟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新。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传统学科之间互相作用、互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层出不穷。元学科、比较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等新兴学科类型,推动着人类的文化和科技向着更深远的目标前进。

事实上,细观20世纪60年代至今近50年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发展状态,中国书画鉴定正逐渐朝着现代学科的方向靠近,书画鉴定观念不断向现代转型。中国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形成和确立顺应了当代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 一 欣赏、鉴赏、鉴定、鉴藏

“欣”是欢喜,喜悦,即心里喜欢;“赏”是品评,观玩之赞美<sup>[1]</sup>。欣赏是“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sup>[2]</sup>。欣赏可以说是观看者对某人、某事、某物、某景产生喜爱的感情之后,悦然而生的赞美表现。欣赏活动,主要是知觉与感情两种作用,带有主观意识的审美活动。

“鉴”本是古代一种形似大盆的青铜器,盛行于春秋战国,可盛水和盛冰,大者可用以洗浴,在青铜器流行前,盛水用以鉴容照面<sup>[3]</sup>。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曰:鉴“大盆也,一曰监诸,可以取明水于月”<sup>[4]</sup>。后来大量制作青铜镜,青铜镜也被称作鉴。《新唐书·魏征传》所说的“以铜为镜,可整衣冠”,即指此。由此加以引申便有照、看、察、识别之意<sup>[5]</sup>,也就是明镜鉴行、光可鉴人之谓。由之,也生

收稿日期 2009-06-30

作者简介 倪进(1958-),男,东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书画鉴定学、艺术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8JA760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发出一系列词语,如鉴别、鉴定、鉴戒、鉴识、鉴藏、鉴诸、鉴赏、藻鉴、殷鉴、风鉴、借鉴、图鉴、印鉴等等。总而言之,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厘别真伪,确定优劣好坏,乃是“鉴”的本体之义。

明代张丑说:“赏鉴二义,本自不同,赏以定其高下,鉴以定其真伪,有分属也。当局者苟能于真笔中力排草率,独取神奇,此为真赏者也。又须于风尘内,屏斥临模,游扬名迹,此为真鉴也。是在当局者顾名思义焉斯可矣。”<sup>[9]</sup>

不难看出所谓鉴赏,实际上包括鉴定与欣赏两个方面,鉴定主要判定作品的真伪,应属鉴定学范畴;欣赏,侧重品评作品的优劣,属批评学范畴。鉴定是建立在欣赏基础之上的,只有懂得欣赏才能判断作品的真伪。高明的鉴定家必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能够品评出书画作品的艺术性,而精于欣赏的评论家也自然具备一定的目鉴能力。

欣赏书画的过程,同时也是为鉴定书画做准备。很难想象,一个不懂欣赏书画的人,却能够在书画鉴定方面有所建树。鉴定书画作品的真伪,如果不能把握其艺术实质,仅凭款识、题跋、印章等一些“硬标志”来下结论,这样的鉴定结果,难免出错。因此,鉴定书画中的赝品伪作,虽然有不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运用,但其关键,还是在于首先要能够看懂书画本身。“书画的鉴定真伪固然不等于对某一书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决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了”。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sup>[7]</sup>。就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书画作品而言,它们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书画鉴定……先决条件必须把丰富的经验通过理性的整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sup>[8]</sup>。此话作为鉴定书画标准之一,是不无道理的。

鉴赏是更进一步的欣赏。艺术欣赏与鉴赏,是人对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情感活动与思维活动。这种活动的完整过程包括对艺术作品的感知想象、情感体验和理解。但欣赏一般不要求实现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可以局限于感知、想象、情感体验等感性认识方面。鉴赏则必须高于一般欣赏水平,并对作品做出某种判断和评价。

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不是为艺术本身,而是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成为心灵健康的人。鉴赏能力

的提高,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其自身就是一种素养。康德说:“鉴赏(趣味,即审美的判断)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它的表现方式的一种判断力。”<sup>[9]</sup>宗白华说:“山水画与抒情诗是知识阶级的创造与享受。”<sup>[10]</sup>为什么是“知识阶级(阶层)”所专有的呢?就是因为山水画不是单纯的画风景,而是画家抒发胸怀,用古人的话说是“写胸中逸气”<sup>[11]</sup>。只有掌握一定知识的人才能领会,才能感悟,不具备这个条件是很难进行鉴赏的。

古人把中国书画分为四品:逸品、神品、妙品、能品,以逸品为上。绘画的“格调”历来是中国画作品的特殊要求。逸品崇尚意境,神品注重学养,妙品追求灵气,能品讲究趣味。显然,鉴赏者既要能分辨书画真伪,又要能给书画作品定个高下,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和知识,要有艺术和美学的见解,还要熟悉社会背景、人文习俗和历史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

然而,判断真伪和优劣有时又是两码事。艺术水准好的书画作品并不一定是真迹,如有些代笔的作品;而有些艺术水准较差的作品,也不一定是伪作,如一些不善书画艺术的名人墨迹。同时,鉴定着重于笔墨内涵、个性风格、文献考证等,而欣赏侧重艺术评析、气韵意境、审美价值等。书画鉴赏是在欣赏书画艺术的同时,为作品的真伪及其艺术价值做出合乎事实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鉴赏既属艺术批评学范畴,也属鉴定学范畴。

欣赏是基础,是感性、直觉的,欣赏的感性经验又是零散的、相当具体的,欣赏只能算是鉴赏最初的情感活动,不等于鉴赏;鉴定是在欣赏基础之上的理性行为,鉴定需要有欣赏的能力,如果缺乏善于欣赏的能力,鉴定就无从谈起;鉴赏则是感性和理性的调和,是感性的情感品味与理性的认知价值活动相结合的结果,是鉴与赏的统一。进一步说,欣赏是个人随心所欲,非理性的审美;鉴赏才是以专业知识和眼光,做客观及理性的评判;至于鉴定,说到底就是解决书画作品的真假问题。鉴是前提,赏是目的。

“鉴藏”一词,包括鉴别与收藏双重含义。鉴藏是由赏、鉴、藏以及流通四大要素整合一体的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化活动。鉴是前提,藏为手段,流通乃属中介环节,赏才是根本目的,也是藏品之所以产生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基础<sup>[12]</sup>。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指出:“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然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

玩者,阅玩者而不能装褊,装褊而殊亡铢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sup>[13]</sup>除“好事者”以外的收藏家,大多精于鉴定,被称之为“鉴藏家”。

## 二 中国书画鉴定与中国书画鉴定学

中国书画鉴定是指以鉴定中国书画真伪为主要目的的学问,中国书画鉴定学是关于中国书画鉴定如何研究的学问。中国书画鉴定与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区别主要为:

一是研究的对象不同。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书画,这里所指的书画包括无争议的真品、有争议的真品、无争议的伪品、有争议的伪品、临摹品和复制品。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侧重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阐述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不仅仅是中国书画,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大于中国书画鉴定。如果说中国书画鉴定偏重于实证,那么中国书画鉴定学则侧重于学理。

在这一点上,如同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的区别:艺术史是研究艺术的历史,是研究对象和目标的问题;艺术史学则是关于艺术史如何研究的问题,是关于艺术史的理论。

二是研究的范围不同。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范围要大于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的范围。这是因它们研究的对象的侧重不同而决定的。中国书画鉴定主要针对中国书画的真伪。而中国书画鉴定学除了研究中国书画真伪外,还研究包括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特征和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探索、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书画鉴定史、中国书画鉴定作伪史、中国书画作伪的方法、中西绘画鉴定比较、中国书画鉴定科学化思考、中国书画鉴定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研究、中国书画鉴定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最后以宏观的视角来统辖各分支研究并进行全局把握。

中国书画鉴定属于中国书画鉴定学,而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在美术学范围,但又不局限于美术学范围。

三是研究的方法不同。中国书画鉴定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即归纳法,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到总体,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性到普遍性;中国书画鉴定学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性到特殊性,中国书画鉴定学更多地着

眼于理性的探索、概念的界定和推演,关注一般性或普遍性。中国书画鉴定更多地关注作品和感性事实,关注个别性和特殊性,因而它的研究更偏于感性,更具体也更具实证性;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更偏于理性,更具抽象性和思辨性。

四是目标不同。中国书画鉴定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书画作品辨真伪、明是非、判优劣,辨真伪是中国书画鉴定的主要任务。辨真伪是指对书写有作者名款或钤有印章的书画作品作真伪鉴别,鉴别的任务是要弄清书画是否真为其人所作,也就是辨别名实是不是相符,作品是否真为所题名款或所钤印章的人所作。明是非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古代书画作品既无题款,又无前人品评印记题跋,常称之为“佚名”作品。我们的鉴定任务就是指出其时代,即“断代”,进一步还可以确定其所属某个书画流派,甚至大体为某人所作。二是无题款印章的书画作品,在历代的流传过程中,经后人品评鉴定为某代或某人的作品,这种历史上的品评鉴定,由于当时条件及鉴赏者水平所限,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前人的品评鉴定作一番辨别是非的工作。判优劣是指确定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任务,不是单纯的实证方法或技术手段的研究,而是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有序的学科理论框架,作为指导中国书画鉴定的思想与基础,来统领包括鉴定技术研究在内的各个分支研究,并加以结构化和系统化。中国书画鉴定学概念的定位,是一门宏观的学科定位。

中国书画鉴定学和中国书画鉴定的关系,可以看成总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总体与门类的关系。

## 三 中国书画鉴定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首次提出“书画鉴定之学”<sup>[14]</sup>,他将原本是个人的经验性的学问提升到讲求科学的一门专业学科。自此以后,不少学者著书立说,以示对中国书画鉴定成为独立学科的赞同。尤其是杨仁恺先生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他在该书“自序”中说:“千余年的认识积累,时至今日,客观上已具备典型鉴定学诞生的条件。”杨先生还在书中对书画鉴定学作了一个界说,他认为“书画鉴定学既包括美学和历史两种内涵,最终目的在于判断书画作品的真赝”,“鉴定学的任务,是探究书画艺术作品本身的内在实质,它又与美术史紧密相接……”(判

断)作品(真贋)是研究历史(美术史)的基础”。但是,他的这部著作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书画鉴定学专著,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仅是“姑妄试之”,以期待“后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书画鉴定学著作的问世”<sup>[15]</sup>。学术界对中国书画鉴定向独立学科提升的赞同,意在使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科学化、系统化。

应当指出,张珩和杨仁恺两位先生提出的中国书画鉴定学这一概念是有先见之明的,相比于原有的随感、札记式的理论形式和以经验为主导各自为阵的理论方法,他们的思路和叙述已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导向性。

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书画鉴定家有李霖灿、傅申等。李霖灿在《中国画断代研究例》中提出“断代六法”、“三项原则”以及在《中国画史的重建》中补充提出的“七项原则”,目的在于建立断代的标准尺度,以期由个别作品(点)的断代,进而集点成线、成面,共同构建出他品鉴书画的步骤和原则<sup>[16]</sup>。傅申将西方艺术理论与中国传统鉴赏方法相结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书画鉴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和标准,使中国书画鉴定这一学科更趋于完善和深入<sup>[17]</sup>。

##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20世纪以来从事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美国,大略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移居美国的中国书画鉴定家,如王季迁等;另一类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又经受了西方美术史风格学训练的华裔美术史论学者,如方闻、罗樾、高居翰、李铸晋、李雪曼、艾瑞兹、班宗华、何惠鉴等。他们在建立现代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上,持论和中国本土书画鉴定家比较接近。他们把西方美术史家着眼于风格断代的美术史方法运用到中国书画的断代辨伪,他们在研究中所坚持的理性精神和宏观视野、科学实证的态度、小中见大的选题与论述方式、对图像进行的细密分析,从作品的结构关系、形象处理、风格特征、材质、流传等多方面进行整体的判断,弥补了中国传统书画鉴定研究的不足,成为当代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有力借鉴。

“风格分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瑞士著名美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他的研究特色是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在美术史的研究系统中,并不过多地关注艺术本身,而艺术作品才是他始终心仪的话题。在他看来,美术史应该是一部由诸多艺术作品所构建的历史,那么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艺术作品的分析才是美术史研究的根本任

务。沃尔夫林上述思想即可囊括“风格分析学”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取向:以文本研究为基础,重视作品的形式分析。

这种研究思想后来被方闻运用到对中国传世书画作品的分析上,从探讨书画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入手,通过对作品本体视觉形式结构的分析,结合考古出土和文献材料,确定出不同时期的年代标尺,探究它们之间渊源流变的关系,最终形成了一套视像结构分析理论。他把绘画本身形式结构的变异作为断代分期的内在依据,把款识、印章、题跋和著录作为鉴定的外在证据,认为内在依据是鉴别书画真伪的关键。方闻力图把过于依赖经验和直觉的传统中国书画鉴定上升到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理论高度<sup>[18]</sup>。

20世纪的最后20年,美国对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已从风格分析为主转向了新方法的使用和文化的阐述上,在中国书画鉴定理论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进展<sup>[19]</sup>。

## 四 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目的、意义

我们知道,传统的经验鉴定基于不同艺术家和鉴定家的知识积累和见识,形成了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书画鉴定个人专业体系,经验鉴定的个性化色彩较浓,在认知和经验上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意味,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加之造假技术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给经验鉴定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经验鉴定在评判书画作品的时候往往导致不同甚至相反的鉴定结果,不同专家之间关于真伪鉴定的争论此起彼伏。例如,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的一桩著名公案——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的真伪鉴定就是书画鉴定界的一次重大分歧。对于这幅作品,谢稚柳先生题跋为真迹,而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却均认为此画系伪作,同一幅作品,两地著名鉴定家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2005年3月12日由珠海市博物馆、国之瑰宝网共同举办的“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所遭遇的打假事件,可以说是鉴定家与作者家属之争、南北两地鉴定家之争。参加展览的38幅关山月、黎雄才画作被关、黎家人现场认定全是赝品,其中的12幅黎雄才作品被送到北京,经过国内多位权威专家鉴定为真品。以上两个案例和其他类似情况反映了中国书画鉴定机制的不完善和中国书画鉴定评价体系的缺失。由于缺乏科学的鉴定评估体系,英国索斯比拍卖行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停止中国书画的拍卖,而香港



佳士得公司虽然坚持中国书画的拍卖,但其价格处于不合理的偏低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书画的国际声誉<sup>[20]</sup>。中国书画鉴定本身所遇到的尴尬,凸显了建立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体系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书画造假猖獗,书画艺术品市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约束,中国书画作伪正处于学界所称的第四次作伪高潮。另外,中国书画鉴定专家队伍的高龄化,也给中国书画传统鉴定工作增加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无论从研究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艺术品市场的现实需要考虑,尽快建立起一套具有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中国书画鉴定学体系已成为中国书画鉴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书画鉴定研究要做到真正转型,需要构建一整套独立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同时对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某一作品、作者的考证、资料整理、描述等层面上,而要用宏观的视角来对研究课题作全局把握。从中国书画鉴定所包含的研究范围和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来看,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自立的学科体系,从具体的鉴定方法解说到鉴定观念的建设等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才是中国书画鉴定学所应该有的内容。中国书画鉴定学科体系一旦建立的话,它将会像已有的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等学科那样,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书画鉴定的自身的规范。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书画鉴定学应当及时地把自然科学技术运用到书画鉴定的研究中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绘画鉴定学者已开始把自然科学技术如计算机扫描技术、激光拉曼技术、荧光光谱、显微红外光谱和能谱技术、文检破案技术、X射线技术、光谱技术、碳14技术、心理分析技术、DNA技术等运用到绘画鉴定的研究中。例如,用红外线摄影显示被覆盖的底稿,以热光测量判断创作时间,以中子激活自动射线照相来洞悉作品的内部结构、了解作品物质的组成等。中国书画鉴定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绘画鉴定的科学方法,吸收高科技手段来改造传统书画鉴定方法,使中国书画鉴定与时代相适应,从而更具科学性、可信性、权威性。

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中国书画造假的猖獗,中国书画鉴定人才的匮乏,中国书画鉴定的混乱,呼唤着中国书画鉴定的规范和有序,而中国书画鉴定的规范和有序,必须有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的理论指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中国书

画鉴定学研究,构建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科,对推进中国书画鉴定事业的健康发展、实现中国书画鉴定的自我完善,对尽快普及中国书画鉴定知识,对科学系统地培养中国书画鉴定人才,对中国书画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意义深远。

但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任务十分艰巨。正如美国学者夏皮罗所言:“一种适合于心理学和历史问题的风格理论尚待建立,它期待着一种更深刻的对形式构成和表现的原理的知识,期待着一种将生活的实用方式以及情感全包括在内的社会生活的统一的理论的出现。”<sup>[21]</sup>如果没有这种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就只能停留在粗略描述状态之中,始终不能走出阐释的困境。

[1]舒新城等:《辞海》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4201、4731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72、547页。

[3]冯其庸:《中国艺术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8页。

[4]张丑:《清河书画舫论赏鉴》,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251页。

[5][12][14]张珩:《怎样鉴定书画》,文物出版社1966年,第31、1、1页。

[6]杨仁恺:《古代书画鉴定的几个问题》,《沐雨楼文集》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页。

[8]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9页。

[9]元·倪瓒:《云林论画》,潘运告编《元代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10]梁江:《中国美术鉴藏史纲》论文提要,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年。

[1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卢辅圣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13][15]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16]吴刚毅、李霖灿:《书画品鉴方法评价》,薛永年编《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33~235页。

[17]谭述乐:《傅申书画鉴定研究》,薛永年编《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18]傅东光:《方闻和他的视像结构分析理论》,薛永年编《名家鉴画探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 [19]薛永年:《书画鉴定与鉴定名家要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2 期。  
[20]沈西峰:《建立书画真伪科学鉴定体系势在必行》,《中国

- 文化报》2007 年 8 月 19 日第 3 版。  
[21][美]夏皮罗著、张戈译:《论风格》,浙江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第 32 页。

## Ponderation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Appraisal Scie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NI Jin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

Abstract: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has passed through more than 1000 years slowly course from Wei and Jin dynasty to today. Ancient appraisal's appraisal thought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today's appraisal's appraisal thought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s a relation of mutual engagement,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However, the appraisal methodology's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s not the appraisal science in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tself. As a discipline, it should have own standards in its theory, its main view and category should have an explicit limit, its basic principle must have a deep and system's elaboration. As a discipline in application and theory,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s theory and the method must be put specifically into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practice. Thus, its theory should have a very strong feasibility, any profound and abstruse discourse should be avoided, and effective practice is the main rod that weighs its theory value.

Key words: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science; discipline; art

## 《东南文化》订阅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 年创刊,20 多年来已出版 200 余期,深受海内外文化界、学术界、收藏界的推崇,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东南文化》坚持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发表新史料和考古新发现为主体、以物质文化史论为主线,定位独到,特色鲜明。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十竹斋艺谭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本刊为大 16 开本,128 页。全年 6 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 28-236。全年订费

165.00 元(含邮资),国外订户每年订费为 120 美元(单价 20 美元)。凡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购,可获书价 8 折优惠。我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发杂志。

另外本刊尚有部分过期刊物,欢迎选购。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321 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何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话:(025)84806201

E-mail:dnwh@chinajournal.net.cn

《东南文化》编辑部

2009 年 12 月